

北京语言大学

# 汉语语言文字学论丛

● 汉语史卷

华学诚 主编

崔希亮 总主编

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同义词教学的意义

《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齐鲁方言及其价值

云梦秦简中的官职名

动词前“一”的体貌地位及其语法化

动结式形成过程中配位方式的演变

论西汉时期趋向连动式向动趋式的发展

晚唐五代的爱语前置句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北京语言大学

# 汉语语言文字学论丛

· 汉语史卷

华学诚 主编

崔希亮 总主编

本丛书得到北京市教委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

『汉语言文字学基础平台建设』项目资助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论丛·汉语史卷/华学诚主编.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619-2256-9

I.北… II.华… III.①汉字-文字学-文集②汉语史-文集 IV.H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9545号

书 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论丛·汉语史卷

责任印制:汪学发

---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网 址:www.blcup.com

电 话:发行部 82303650/3591/3651

编辑部 82303647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7

字 数:404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19-2256-9/H·08245

定 价:55.00元

---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2303590

# 序

自 2005 年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加大了重点学科投入的力度，立项支持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并给予经费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牵头申报了“汉语言文字学基础平台建设”这个课题，并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课题组，曹志耘教授、张博教授、张旺熹教授、张维佳教授、张希峰教授、万业馨教授、程娟教授、郑贵友教授、陈曦教授、赵日新教授、魏德胜教授、张赫教授、李立成教授、陈前瑞教授和一批年轻有为的博士们都参加了课题组，后来华学诚教授也加入了课题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了这个项目，并把该课题列为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2006、2007、2008 年北京市教委对这个项目继续给予支持，使得我们有机会在一个优裕的环境里专心于学术而心无旁骛。现在我们以“汉语言文字学论丛”的形式呈献给读者的这五本书就是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课题组织者，我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们和课题组的同事们充满敬意和感激。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丛书，我也要对出版社的戚德祥社长和诸位编辑表示感谢！

这套丛书分为《方言卷》、《语法卷》、《词汇卷》、《语音和文字卷》以及《汉语史卷》，选收了课题组成员在这个课题的支持下完成的学术论文 133 篇。按照我们的研究规划，这些论文大都在杂志上发表过，并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次结集出版，一是为了方便读者检索和阅读，二是为了对项目主管单位和各位同仁有个总结，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与此同时，我们也想借此机会集中展示一下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和学科队伍，尤

其是新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精神风貌，以便进一步凝练方向，将学术研究推向更深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这些学术成果都致力于解决汉语言文字学的前沿问题，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进程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相信这些成果的结集出版，不仅可以为首都的学术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可以为我国汉语言文字学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特色鲜明的国际型大学，每年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数量都超过一万多人次。因此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都是支撑性的学科，这些学科也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和学界的大力支持。对外汉语教学首先要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因此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学科基础的基础。我们搭建汉语言文字学基础建设平台的目的是要把全校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共享学术资源，共同营造一个学者们可以潜心学术的氛围，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一块学术净土。

十月末的北京秋意渐浓，校园里色彩斑斓，这里有我们精心培育的花草树木和学术精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想我们这个课题组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五部学术论集，我们收获的还有为学的快乐和耕耘的喜悦。我衷心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一如既往地团结协作，勤奋敬业，多培养一些新人，持之以恒、淡定从容地在汉语言文字学这个学术园地里春种秋收，晴耕雨读，为繁荣学术贡献力量。

崔希亮

2008年10月29日

## 汉语史宏观研究 / 1

- 张 博 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同义词教学的意义 / 3
- 张 赫 从汉语比较句看历时演变与共时地理分布的关系 / 13
- 魏德胜 简帛学的研究对象 / 29
- 李润生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汉语词汇系统研究述评 / 35

## 历史词汇研究 / 51

- 魏德胜 读书札记三则 / 53
- 张希峰 《毛诗》故训辨正（五篇） / 57
- 华学诚 马 莲 扬雄《蜀都赋》词语注商 / 71
- 华学诚 马 莲 扬雄《蜀都赋》词语札记 / 77
- 华学诚 《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齐鲁方言及其价值 / 91
- 华学诚 论《释名》的方言研究 / 105
- 张世方 包小金 汉语堂表亲属称谓的历时兴替 / 121
- 李润生 《齐民要术》中“种”和“栽”的科技内涵探讨  
——兼论现代语义学方法在古代科技术语研究中的作用 / 135
- 魏德胜 云梦秦简中的官职名 / 149

## 历史词类词法研究 / 161

- 陈前瑞 张 华 从句尾“了”到词尾“了”  
——《祖堂集》、《三朝北盟会编》中“了”用法  
的发展 / 163
- 陈前瑞 汉语双“了”句的兴衰及相关的理论问题 / 179

# 目录

- 陈前瑞 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 / 197  
陈前瑞 王继红 动词前“一”的体貌地位及其语法化 / 219  
魏兆惠 郑东珍 论古汉语词缀“头” / 239  
魏兆惠 华学诚 量词“通”的历史发展 / 245  
张亚茹 《红楼梦》中的并列连词 / 261

## 历史句型句法研究 / 275

- 施春宏 动结式形成过程中配位方式的演变 / 277  
魏兆惠 秦汉时期汉语连动式及类型学考察 / 305  
魏兆惠 《左传》的趋向连动式及其与动趋式的关系 / 313  
魏兆惠 论两汉时期趋向连动式向动趋式的发展 / 323  
帅志嵩 中古汉语“完成”语义的表现形式 / 333  
张 赫 晚唐五代的受事前置句 / 347  
张 赫 唐宋时期的平比句 / 367  
张 赫 唐宋时期指人受事主语句的演变 / 385

## 汉语史辞书研究 / 395

- 王志芳 《明清吴语词典》阅读札记 / 397  
华学诚 《汉语方言大词典》古文献引用问题例说 / 403  
华学诚 《说文解字新订》的问题和错误 / 409

编后记 / 425



# 汉语史宏观研究



# 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 同义词教学的意义\*

张 博

**提要：**本源义不同的词语在意义引申或分化的过程中可能发展出相同的义位，变成同义词。这些词尽管有了相同的义位，可其本源义的某些语义特征还会深深地潜隐在语言使用者的语感中，制约着人们在组词造句时对同义词语的选择。因此，在同义词教学中，不能局限于现代汉语共时层面上的一个义位对同义词进行辨析，在很多情况下有必要追溯词义发展的历史，考索词的本义和词源义。其意义在于：（1）揭示被概念义覆盖的同义词各自的基因型语义特征，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同义词最为重要的同中之异；（2）在构词和用词两个层面上，分析本源义对词语组合关系的潜在制约，对同义词各自的语义搭配规则作出细致描述和解释，从而避免同义词混用而产生的词语偏误。

**关键词：**本义；词源义；同义词；  
词汇教学

\* 本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1JA74002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2JAZJD740006。谨致谢忱。

## 一 通行的同义词辨析方法的局限

“同义词，是指同一意义可由两个以上的词为代表。”（王力 1950）正由于同义词是在“同一意义”、即同一义位上有聚合关系，因此，目前汉语词汇研究与教学多着眼于同义词共有的义位来辨析它们之间细微的意义差别。比如，从词义的着重点、语意的轻重、词义范围的大小、词义的具体与概括等方面辨析同义词理性意义的差异，从感情色彩、形象色彩、语体色彩等方面辨析同义词色彩意义的差异（谢文庆 1982:86~98），一般都是在同一义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细辨一义的同中之异”（黄金贵 2000）的方法，比起“将同义词辨析变成以词为单位，对一组词作同义近义与不同义近义的辨述，即多义词诸义的横向比较”（黄金贵 2000）来说，自然显得简明扼要，有利于学习者清楚便捷地了解 and 把握同义词的意义差别。但是，我们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发现，如果仅仅局限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的一个义位对同义词进行辨析，有时并不能有效地预防和解释与同义词有关的词语偏误。例如，留学生作文中有这样的语句：

- (1) 这个城市很漂亮，到处都有树，还有很多房顶花园。
- (2) 我租了房子在学校附近，我的同房也是美国人。

“房”、“屋”是典型的同义词，可它们与同一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同房”与“同屋”却表示不同的意思，“屋顶花园”的“屋”也不宜用“房”来替换。“房”与“屋”这类特定的搭配关系是不是由其意义差异决定的？若是，它们的意义差异究竟在哪里？有人认为，“房子”的范围大，“屋子”的范围小（武占坤、王勤 1983:127），这一辨析切合一般语境中“房子”和“屋子”的差异，可却不能解释前举中介语语料中词语偏误的原因。

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同义词辨析，从而使学习者恰当地选择同义词组词造句？我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有必要追溯词义发展的历史，结合

本义或词源义来揭示同义词之间的意义差别，解释同义词的特定搭配关系。因为，词语的同义关系一般都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来自词义的发展衍化。也就是说，本义或词源义不同或差异较大的词语，在其意义的不断引申或分化的过程中可能发展出一个（或几个）意义相同的义位，从而变成同义词。这些词尽管有了相同的义位，可它们各自的词源义或本义的某些语义特征，还会深深地潜隐在语言使用者的语感中，制约着人们在组词造句时对同义词语的选择。例如，“房”和“屋”在先秦时期已都有房子、房屋义，形成同义关系，可它们的本义并不相同。“屋”的本义是屋的顶部覆盖，引申指房舍，还引申出“覆盖”、“车盖”、“帽子顶部高起的部分”等义位，其中“房舍”义又分化出“劓”，指在户内诛杀大臣，“覆盖”义又分化出“幄”，指用于覆盖的帐幕；而“房”本指正室两旁主要用于睡觉的房屋，其词源义为“两旁”，与“方”（相并的两船）、“旁”、“肪”（脂在腰曰肪）、“膀”（bǎng 肩膀）、“枋”（在庙门旁举行的祭祀）、“塋”（田边土坡；沟渠或土埂的边）、“帮”（物体两旁，如“鞋帮”、“车帮”、“床帮”）等词有同族关系。由于表房屋义的“屋”和“房”各有来源，因此，它们在造句构词上常常表现出不同的组合倾向。具体而言，涉及房顶时多用“屋”，如“屋顶花园”、“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等；与住宿睡觉相关时多用“房”，如“同房”多侧重指在同一房间住宿或夫妻生活，而同室者、室友则称“同屋”，另外，与住宿睡觉无关的“书房”、“灶房”可称为“书屋”、“灶屋”，而与住宿睡觉相关的“卧房”、“客房”中的“房”却不能“屋”替代。这个例证使我们看到，本义、词源义不同的词语可以在意义发展的过程中殊途同归，产生相同的义位，可这个义位只是表层的概念意义，它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完全覆盖本义、词源义的语义特征，使人们无法从词义的侧重点、语意轻重、词义范围大小、褒贬色彩等方面体察到同义词的差异，但在具体的语境中，本义词源义的某些语义特征还是常常通过特定的组合关系顽强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对词语的本义、词源义茫然不知，就可能捕捉不到同义词各自的语义特征，把可以解释的某些固定搭配说成是“约定俗成”。因此，在同义词教学中，既要

强调“细辨一义的同中之异”，又要注意不能割断词义发展的历史脉络而仅辨“一义的同中之异”，特别是不能忽视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同义词辨析的重要意义。

## 二 本义、词源义考释有助于揭示同义词的语义特征

在词汇教学中，我们常常发现，一般的工具书，特别是现代汉语字典、词典多不能精确地呈现同义词与近义词之间的意义差别，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典释义多用同义词对释的方法，有时是两个同义词交互训释，有时是用其中的一个解释另一个。这样的释义方式完全没有涉及同义词辨析。还有一种情况是，词典释义虽然对某些同义词或近义词进行了比较，但未能准确地指出其最主要的意义差异。由于辞书释义存在这些局限，我们在同义词教学中就不能简单地照搬词典训释，而往往要通过考释本义、词源义来发现同义词各自的语义特征，并通过准确的词义辨析，使学习者把握同义词最为重要的同中之异。

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侧门”、“旁门”分别释为：

[侧门] 旁门。

[旁门] 正门旁边的或整个建筑物侧面的门。

用“旁门”解释“侧门”，自然会给学习者这样的印象：“侧门”就是“旁门”。而在我们的语感中，“旁门”与“侧门”是有区别的，“旁门”多与“中门”相对而言，指中门两边的门；而“侧门”多与“正门”相对而言，指建筑物侧面的门。这样的语感是否准确，可以通过求索“旁”、“侧”的词源义来验证。分析上文列举的与“旁”同族的“方”、“肪”、“膀”、“妨”、“傍”、“帮”等词的词义，我们看到，“旁”表示的“旁边”义隐含两者并列和对称的语义特征，因此，“旁门”多表并列在中门两边的门。而“侧”与“仄”（倾斜、不正）、“昃”（日过午偏斜）有同族关系，它表示“旁边”义时隐含“不正”义；因此，人们一般所说的“侧门”，不在建筑物的正面，而在侧面。“旁”、“侧”

的语义特征还可以从另外一些固定搭配中得到证实。例如我们说“左侧”、“右侧”，不说“左旁”、“右旁”，因为与“左”或“右”搭配的成分，不具备“两者相并列”的语义特征；而“路旁有很多杨树”，不能替换为“路侧有很多杨树”，如用“侧”替换“旁”，要说“路的两侧有很多杨树”，因“旁”字隐含对称这一语义特征，说路旁自然可指路的两边，而“侧”无这一语义特征，因此，需要借助于“两”来与之组合方能表示“两边”义。

又如，《现代汉语词典》的“盘子”和“碟子”的解释是：

〔盘子〕盛放物品的浅底的器具，比碟子大，多为圆形。

〔碟子〕盛菜蔬或调味品的器皿，比盘子小，底平而浅。

《现代汉语词典》对“盘子”和“碟子”的形状特点进行了描述和比较，对照两个词条的释语，留学生都会以为“浅”是“盘子”和“碟子”的共同特点，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盘子大，碟子小。而在实际交际中，留学生常常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有时可以管大的叫碟子，管不太大的也可以叫盘子？小孩儿玩儿的在空中抛来抛去的圆片形玩具，比盛菜的盘子大得多，为什么叫“飞碟”而不叫“飞盘”？空中的圆形不明飞行物更大，为什么也能叫“飞碟”？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类疑惑，往往是因为词典释义未能抓住同义近义词意义的主要差异。同义词最为主要的意义区别究竟是什么？有时需要考察词语的本义或词源义才能找到答案。例如，系联与“碟”有谐声关系的多个词语，发现它们多有“薄”义：“菓”（薄）、“菓”（草木的叶子）、“牒”（简札，记事用的小木片或竹片）、“襍”（单衣）、“剡”（切成薄片的肉）、“堞”（城上矮墙）、“蝶”（蝴蝶。翅膀大而薄）、“鲈”（比目鱼。身体扁平）、“策”（书页）。于此可知，“碟”的词源义当为薄；而“盘”的得名之义当为“圆”，因“盘”引申出盘旋义，与“盘”同族的“般”（回转）、“瞥”（转目视）、“髻”（盘起的发髻）等皆寓回转义。通过求索“碟”与“盘”的词源义，可以确定，作为盛菜用的圆形器具，“碟子”与“盘子”的区别首先在于碟子比盘子更浅、更扁平，而“小”是附属于“浅”的形状特征。

以上两个例证显示，词源义和本义的某些语义特征犹如生物体的遗传基因，在词语孳生和意义引申的过程中既绵延不绝，又渐次失落隐晦。因此，如果局限于孳生词或后起义，往往不能真切地观察到词语的语义特征。但是，如果纵向地分析多义词的引申义列，尤其是追溯到它的本义，或者系联声近义通的多个词语以抽绎其词源义，则会比较容易地发现被概念意义覆盖的某些基因型的语义特征。在进行同义词辨析时，这种穷源竟委式的考索，对于准确地揭示同义词的语义特征，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同义词的同中之异，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 本义、词源义考释有助于解释同义词的特定组合关系

一个词能与什么样的语言成分组合，怎样组合，组合能力是强还是弱，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词的词汇意义，一是词的语法特点。然而，同义词既属同一语法类别，又有相同的义位，可未必能与相同的对象组合。过去，人们已经看到这一事实，故往往在词汇学论著或词汇教学中特设一个同义词辨析角度——从语法方面辨析同义词的差异。可是，意思相同的词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用法，对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因此，当留学生问及“虎口”、“鸟嘴”为什么不能说成“虎嘴”、“鸟口”时，教师往往不假思索地告之这是习惯，是约定俗成的。这样一来，留学生对同义词的特异搭配就得一一记忆。学习效率低且不论，记不住的或没见过的还有可能出现同义词的不当替换，产生词语偏误。怎样使留学生理解同义词各自的搭配特点，加深记忆，从而克服同义词的使用偏误？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制约同义词组合关系的因素，对同义词各自特定的语义搭配规则作出细致地描述和解释。

上面的分析使我们看到，本义或词源义不同的词，尽管发展出相同的概念义，但往往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基因型的语义特征，正是这些语义特征，有可能潜在地制约着词语的组合关系。例如，“口”与“孔”、“窍”、“窠”、“窟”、“窟”等词同族，其词源义是“孔洞”，而“嘴”与“吡”（小）、“柴”（小木散材）、“贖”（小罚以财自赎）、



“娒”（妇人小物）、“疵”（瑕釁小病）、“越”（浅渡）、“眚”（短）、“髭”（口上胡须）、“雌”（母鸟）等词同族，词源义为“小”，本义是鸟嘴，鸟嘴的特点是尖细。现在“口”、“嘴”的概念意义相同，但“虎口、口腔、口臭、口疮、口感、口水、病从口入”等中的“口”不能换成“嘴”，因为在这些组合中，“口”的语义重点在于口腔内部，这与其词源义“孔洞”相吻合；而在“长嘴、插嘴、嘴尖、嘴硬、尖嘴猴腮、乌鸦嘴”等组合中的“嘴”，不涉及口腔内部而与鸟嘴的某些特征相关。在同义词教学中，如果能对“口”、“嘴”的搭配特点作这样的解释，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口”、“嘴”与其他词语搭配的正确率。

本义、词源义的考释有助于解释两种组合关系：

1. 构词：复合词选取哪些单语素词作为构词成分受本义、词源义的制约。例如，“睡”和“眠”都有睡觉、睡眠义，但词源义不同。“眠”与“民”（奴隶、庶民）、“昏”（黄昏、昏暗）、“昏”（迷乱、糊涂）等词同族，寓暗昧不明义，它表睡眠义侧重于深睡眠状态，这一语义特征决定了复合词安眠、长眠、冬眠等对“眠”的选择。而“睡”与“捶”（锤子）、“捶”（春、捣）、“槌”（敲打）、“追”（雕刻）等同族，寓捶击义，本义指坐着打瞌睡，因坐着打瞌睡时脑袋不时失控下垂，与捶击的动作相类似，常被喻为鸡啄米，故名睡。睡的这一语义特征决定了不少与半睡眠状态相关的复合词选择了“睡”，如“瞌睡、睡意、睡眠、睡懒觉”等。

2. 用词：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言使用者往往受潜隐在语感深处的语义特征的驱使，对概念义相同的词语作出用甲不用乙的选择。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捅”、“刺”、“戳”的解释是：（只列相关义项）

捅：戳，扎。

刺：尖的东西进入或穿过物体。

戳：用力使长条形物体的顶端向前触动或穿过另一物体。

据此，三词皆可表示进入或穿过物体，故“捅了一刀”也可说成“刺了